

日本与非洲能源合作的深层目的及其面临的挑战

庞中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 非洲大陆与近海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 非洲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近几年, 为了应对国内不断增多的能源需求, 同时也为了寻求摆脱对中东能源的依赖, 日本逐渐加强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关系。日本与非洲加强能源合作关系, 除了是为满足能源进口多元化这一显性目的之外, 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目的, 包括彰显日本的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 以及为日本继续追求“入常”服务等。不过, 日本与非洲加强能源合作, 还面临着不少挑战, 日本自身的功利性目的、与美欧的竞争博弈以及处处与中国一争高下的心态, 制约着日本进一步提升与非洲进行能源合作的水平与速度。

关键词: 非洲能源; 地缘政治; 石油与天然气; 中日关系; 中非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8)05-0025-10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8.05.004

日本是一个严重缺乏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国家, 长期以来, 日本的能源外交重点都放在中东地区, 不过, 随着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急剧的波动以及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日趋激烈, 日本遂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 非洲地区正在成为日本能源外交另一个重点发力的地区。非洲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 除了传统的北非与西非地区是世界上著名的油气储藏地区外, 近年来, 东非地区逐渐发现了巨大的油气储藏, 日益成为未来世界能源版图中的“新贵”。东非地区地处印度洋的西海岸, 濒临与靠近世界海上能源运输的要冲: 曼德海峡、亚丁湾、阿拉伯海与马六甲海峡。无论从能源版图地位, 还是从靠近海上能源运输要冲, 包括东非地区在内的整个非洲, 都在成为域外各个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 日本也不例外。近年来, 日本政要也涉足非洲, 安倍晋三首相两次访问了非洲; 2016年8月,

日本首次在非洲的肯尼亚举行了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 即日非峰会), 凸显了日本高度重视非洲的姿态。日本能源外交的触角伸向非洲, 除了是为了确保日本能源安全外, 另外更重要的目的, 乃是借能源之名, 欲在非洲扩展日本的影响力, 以赢得非洲更多国家的“好感”, 并最终为日本真正成为政治大国提供助力。毋庸置疑, 由于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经营时间不是很长, 还面临着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掣肘与竞争, 日非关系自然会有不少须待克服的困难与问题。日本与非洲扩展能源合作关系, 给中国深化与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带来了一些影响。深入研究日非能源合作关系中的深层次目的以及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将会给中非如何深化包括能源在内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带来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收稿日期: 2018-05-22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日本外交战略与中日关系”(20180110)

作者简介: 庞中鹏(1976—), 男, 山西大同人, 法学博士, 政治学博士后, 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外交、日本能源安全与外交以及中日关系等的研究。

一、近年来日本与非洲能源合作概述

近几年来，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日本加快发展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关系，内阁官员乃至首相访问了非洲，并与非洲一些国家达成了能源合作协议，其中，莫桑比克地处东非地区，是近年来非洲能源国家中涌现出的一颗“新星”，日本特别加强了与莫桑比克的能源合作关系。

第一，日本与莫桑比克的双边能源合作关系获得提升。位于东非的莫桑比克，是一个能源与矿产资源储藏量丰富的国家。近年来，随着莫桑比克海岸发现了储量巨大的天然气田，这个东非国家不久将会成为世界上又一个天然气出产大国。2012年以来，日本也积极开展针对莫桑比克的能源外交。

2012年2月，莫桑比克总理艾雷斯·阿里访问日本，与野田佳彦首相举行了会谈，双方指出要加强日本与莫桑比克在矿产资源、煤炭、石油与天然气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

10月底，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松宫勋对莫桑比克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松宫代表日本与莫桑比克举行了第1次“日莫能源领域官民政策对话”，会晤了莫桑比克总统与总理，与莫桑比克矿产资源部长举行了会谈。最后，日莫两国发表了《日本经济产业省与莫桑比克矿产资源部之间的共同声明》。该共同声明详尽阐述了日莫两国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与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计划，一致认为，要深化在煤炭、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等领域的合作，莫桑比克煤炭的发展对日本钢铁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促使煤炭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莫桑比克政府欢迎日本企业参与天然气田的开发，两国将最大限度使其能够顺利实施。两国对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与莫桑比克国家石油院之间签署油气领域人才培养计划表示欢迎。^[1]

第二，举办了首次日非能源部长会议。2013年5月18日，由日本召集的非洲15个国家的能源资源部长（其中4个国家派代表与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第1次日本非洲能源部长会议。这15个国家是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

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都拥有各种丰富的能源资源，如安哥拉、加蓬、莫桑比克等国还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能源。这次会议，由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与南非矿物资源部长沙班古共同主持，在该会议上，茂木代表日本提出了非洲能源资源开发援助的4点基本方针：（1）促进能源资源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2）加强能源资源产业基础、培养人才；（3）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使能源资源得到可持续开发；（4）与地区社会共存^[2]。

茂木还提出了《日本与非洲促进能源资源开发倡议》，提议今后五年间由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提供20亿美元的风险资金、并在能源资源领域培养1000名人才，该建议获得了与会非洲国家的赞同^[2]。

第三，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访问了东非的坦桑尼亚与肯尼亚。2013年8月9日~13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对非洲的坦桑尼亚与肯尼亚进行了访问。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茂木拜会了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并与坦桑尼亚能源矿业部长莫洪戈等其他坦桑尼亚政要举行了会谈，茂木请求坦桑尼亚方面尽早缔结有关备受日本企业关注的天然气火电站的合同，双方就培养坦桑尼亚地热发电领域的人才达成合作意向^[3]。

在访问肯尼亚期间，茂木会晤了肯尼亚副总统鲁托，并与肯尼亚外交部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工业化与企业发展部长阿丹·穆罕默德、能源与石油部长戴维斯·奇尔奇尔等政要举行了会谈。双方谈及了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与肯尼亚国营石油公司共同实施的地质调查，今后要优先确保日本企业的权益；肯尼亚把地热开发作为国策，茂木视察了肯尼亚奥卡瑞地热发电站，而该地热发电站的1到4号涡轮发电机组日本企业都参与了其中，日本方面提出要优先确保将来日本企业能参与奥卡瑞地热发电站5号机组的建设，就此，肯尼亚方面回应说要尽快讨论^[3]。

第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了莫桑比克，并达成了能源合作协议。2014年1月11日~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了莫桑比克，该国位于非洲东南部，濒临印度洋，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访问期间，安倍与莫桑比克总统格布扎举行了首脑会谈，并发表了《日莫两国关于友好伙伴关系的共同

声明》。

该声明表明：两国首脑对日本切实加大对莫桑比克天然气与煤炭等能源领域的开发和投资表示欢迎；格布扎总统欢迎日本企业到莫桑比克来投资，并表示莫桑比克将制定法律以便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将为日企进入提供安全与稳定的投资环境；两国首脑一致认为，莫桑比克在开发天然气与煤炭等能源产业方面的成功，对莫桑比克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确保日本能源安全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格布扎总统对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以及日本海外产业人才培养协会（HIDA）等相关日本机构在莫桑比克能源领域培养人才与提供技术等方面取得的进步给予高度评价；格布扎总统希望拥有高效煤炭火力发电技术的日本能够向莫桑比克提供此方面的援助，安倍表示将会仔细研讨援助的可能性；两国首脑对签署《马普托天然气复合火电站整备项目》这一文件表示欢迎，该项目将对莫桑比克南部地区改善生活与促进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了推进开发莫桑比克的天然气和煤炭等丰富的资源，充实修建被称为“纳卡拉走廊”地区的港口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日方五年间决定动用政府开发援助（ODA）计划，投入大约700亿日元的资金；为莫桑比克培养和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的人才，计划五年间培养300名以上的专业人才^[4]。

二、日本与非洲深化能源合作的深层目的

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战略迎来了转折点，国内核能发电处于低位徘徊状态，不得不继续依赖传统的化石能源发电，国内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提升，将不可避免地将压力传导至进口渠道，而日本化石能源中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大多数要靠中东地区，对中东能源的依存度愈高，其面临的风险就愈大，因为中东地区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加剧了中东地区能源进口的不稳定性。为了消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能源进口所引发的安全隐患，日本开始把目光转向非洲地区。不言而喻，日本与非洲深化能源合作关系，不仅仅在于能源，还要以能源为切入点，扩大

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另外，鉴于非洲拥有众多的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占有很多的席位，其国际关系影响力不容小觑，增进与非洲的合作关系，可以为日本获取更多的国际政治资源提供平台与助力。

首先，寻求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从而降低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度。

日本是一个能源蕴藏量非常低的国家，以石油为例，2015年度日本原油自给率仅为0.3%，而2015年度日本原油高达99.7%需要从海外进口，其中来自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则占比高达82.5%，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美欧等发达国家，2015年度，美国的中东原油进口依赖度是20.2%，经合组织（OECD）中的欧洲国家对中东的原油进口依赖度是18.9%^[5]。

非洲地区是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版图上一块非常重要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海勘探技术的运用和几内亚湾地区新油田的发现，使非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也使其成为世界油气储量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非洲共有80个沉积盆地，占陆地面积67%，其中54个有油气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埃及、苏丹和西撒哈拉地区，以及西部的几内亚湾、尼日尔河和刚果河地区；西非中南部的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成藏条件是非洲38个同类盆地中成藏条件最好的，位于尼日尔三角洲和刚果扇，西非海域已成为世界油气勘探的热点地区之一^[6]。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非洲石油探明储量到2015年底占世界比例为7.6%，到2015年底，非洲石油产量为8375千桶/日；天然气探明储量到2015年底为 14.1×10^5 亿 m^3 ，占世界比例为7.5%；天然气产量到2015年底为190.6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比例为6.0%^[7]。

非洲丰富的油气储藏与产量，吸引了日本的目光，逐步增加从非洲地区的能源进口，一是可以缓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能源进口的压力。对中东地区能源进口依赖度愈是加深，未来就愈会增加不可预见的风险，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异常复杂，民族与宗教矛盾相互交织，极端势力发动的恐袭事件频发，如果未来发生不可控的突发事件，致使油价飞涨抑或是原油供应中断，将会直接影响到日本经济与社会正常发展，甚或带来更大的灾难。二是可以增

加日本能源安全的系数,确保有备无患。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而言,必须确保稳定的海外能源进口渠道不受到威胁,抑或是在危机时刻,仍旧能够有顺畅的能源进口,而使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就不失为一项明智的选择,多一个进口渠道、多一个进口来源地,就能在遇到危机时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把危机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辽阔的非洲大地蕴藏着大量的能源,出产油气的国家,又分布在非洲各个地区,从北非到西非,再到西南非与东南非,油气储藏与生产的地理分散,正好给了日本众多的选择机会,可以从多角度选择投资地,多角度进口能源。

其次,通过与非洲加强能源合作,以扩大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非洲环绕着印度洋与大西洋,特别是非洲的东北角,更是世界地缘政治重要战略焦点地区之一: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这条海上战略大通道,是沟通亚非欧三大洲的咽喉要道,同时也是世界能源贸易海上交通要道。

2016年8月,在肯尼亚召开的第6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VI)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议开幕致辞中表示:“穿越亚洲海域和印度洋,来到内罗毕就会知道连接亚洲与非洲的其实是一条海上之路;给予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正是这自由开放的两大海域、两大陆彼此结合产生的伟大动力;将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流活动构建成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并使其富饶,日本有这个责任;日本希望与非洲的各位一起,将连接两大陆的海洋建设成为以法维护的和平大海”^[8]。

在第6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VI)后通过的《内罗毕宣言》中,在日本的主导下,该宣言写入了有关“海洋安全保障”的内容:双方要致力于在打击海盗等海上犯罪方面的地区与国际合作;双方强调维持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双方强调要通过地区与国际合作加强海洋安全保障的重要性^[9]。

安倍内阁之所以提出“太平洋与印度洋”“两洋战略”,主要是着眼于扩展日本的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在日本看来,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位于太平洋地区,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非洲漫长的东部海岸处于印度洋环绕之中,而印度洋本身与太平洋相连,是沟通亚洲、非洲与欧洲的海洋桥梁。印

度洋是世界上第三大洋,东南以通过南非厄加勒斯角的经线与大西洋分界;沿着马六甲海峡北口,经苏门答腊岛西海岸,再沿澳大利亚东海岸,通过巴斯海峡、塔斯马尼亚岛南部的东经线至南极大陆的经线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界线^[10]。印度洋北端、西端与东端分布着一些占有重要地缘战略位置的海湾与海峡,例如,阿曼湾、亚丁湾、孟加拉湾、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等。

美国著名的海权问题学者马汉曾经指出:“当一个国家不仅由海洋组成其边界,或者海洋把这个国家包围起来,还把这个国家分割成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分的话,那么,控制海洋就不仅仅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计了;在这种情况下,只会产生两种结果,要么使这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变得非常强大,要么就使得这个国家软弱无力”^[11]。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客观上就属于马汉分析的情况。

安倍在重新执政以后不久,就提出了“民主安全菱形”外交安保构想。安倍认为,“东海和南海上仍在持续的争端意味着,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大当务之急必须是扩大本国的战略范围;我构想出一种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我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12]“民主安全菱形”外交安保构想的核心要义就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两洋战略”,在安倍看来,非洲地处印度洋的西海岸,非洲东北角扼守着世界能源海上交通要道,从非洲东北角顺着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海峡再到太平洋,关系着日本海外贸易的航运安全、更攸关日本进口海外能源的生命航线安全,如能以“印度洋与太平洋”“两洋战略”拉拢非洲一些国家加入“民主安全菱形”外交安保构想阵营,就能为日本确保海外能源运输航线安全提供便利,同时,也能在无形中潜在推进日本海洋大国战略。

日本海上自卫队根据2009年成立的《反海盗应对法》,轮流派遣2艘护卫舰及2架P3C巡逻机执行任务。护卫舰负责在商船队前后护航,巡逻机则在上空警戒监视。同时,日本以应对索马里海域、亚丁湾地区频发的海盗问题为由,2009年向吉布提政府租借毗邻吉布提国际机场的一片土地建设自卫队据点。2011年7月,日本在吉布提建立

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该基地占地 12 hm²，建设费达 47 亿日元，建立了能够停放 3 架 P-3C 侦察机的停机坪以及能容纳 1 架侦察机的机库等基础设施。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角，扼守红海与亚丁湾，地缘战略位置非洲重要，日本着手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其真实用意并不在于日本所对外宣称的“是为了预防与打击海盗的侵扰”，乃在于看重吉布提得天独厚的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如果能在吉布提扩建成永久军事基地，未来将为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在海外遂行军事行动提供可靠的后方供给基地，为日本军事影响力伸向非洲、印度洋乃至欧洲与大西洋提供坚实的“平台”与“跳板”。

2016 年 8 月，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访问吉布提时，对以该国为据点在索马里海域亚丁湾开展海盗打击活动的自卫队部队进行了激励。稻田在训话中称“海上交通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今后也必须切实打击海盗活动”，表示将继续派遣自卫队。训话后稻田向记者团表示“自卫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也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以利用”，表示考虑强化自卫队功能^[13]。另外，日本还将向吉布提租赁更多土地以扩建军事基地，日本计划在扩建后的基地部署 C-130“大力神”运输机和“大毒蛇”装甲车，并增加驻兵；日本将以“遇到自然灾害时，需要用飞机帮助日本公民从周边地区撤离为由，证明增派人员和飞机的合理性”^[14]。

第三，通过与非洲加强能源合作，旨在继续冲击“入常梦”。非洲有 54 个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对于日本这个把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梦”重要一环的国家来说，没有理由不重视非洲这片由众多国家组成、且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大陆。2016 年 8 月在肯尼亚举行的第 6 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VI）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安倍明确提出，“向国际社会提出进一步反映自身主张的要求，是各位拥有的正当权利；非洲应在 2023 年前，诞生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是日本与非洲的共同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我希望能与各位携手同行”^[15]。

在 2016 年 8 月第 6 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VI）召开之前，日本就向非洲各国派遣议员团，以寻求非洲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日本自民党为了配合安倍晋三出席在肯尼亚召开的非洲开发

会议（TICAD），派遣了“日本与非盟（AU）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逢泽一郎，自民党一亿总活跃推进总部长）7 名成员出访非洲各国，该议员团分为 3 组共访问 13 个非洲国家，旨在与非洲各国相关人士建立信赖关系，以支持力争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加入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政府。这批议员在 TICAD 的会场上向各国经济官僚介绍与安倍同行的日企相关人士，扮演帮助日企打进非洲的角色；逢泽等人的“北部及东部组”于 2016 年 8 月下旬出发，除肯尼亚外，还访问了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等 3 个国家，在埃塞俄比亚在非盟（AU）总部与秘书处干部会面，还与各国相关人士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及恐怖活动对策交换意见；该议联代理会长三原朝彦众议员等的“西部组”访问了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比绍等 7 个国家，主要针对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病预防进行协商；该议联干事长、总裁特别助理西村康稔的“南部组”先于其他 2 组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出发，在访问马达加斯加、安哥拉等之后进入肯尼亚，主要围绕石油等天然资源的开发进行对话^[16]。

早在 2016 年 3 月，日本政府就邀请了 92 岁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访日，与安倍举行首脑会谈后，日本宣布将向津巴布韦提供 6 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日本经济新闻》称，因本世纪初日本与西方国家一起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两国关系一度冷淡，但近年来重新热络。该报道称，日本加强与津巴布韦的合作，旨在提高日本在当年 8 月份举办的非洲开发会议上的存在感。法新社则认为，日本积极发展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并加大援助力度，意在争取该国支援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发挥领导力”，包括支持日本“入常”^[17]。

2017 年 6 月 20 日，西非重要国家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到访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推进旨在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的改革^[18]。2017 年 3 月，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访问日本，与安倍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双方要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面加强合作^[19]。2016 年 8 月，安倍在肯尼亚参加第 6 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VI）的间隙，接连会见了 12 国非洲首脑，其中和 11 个国家首脑在会谈中，均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双方并表明要在安理会改革方面加强合作。

三、日本与非洲加强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

尽管这几年日本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关系在不断得到加强,而且也可以说取得了一些合作成果,但是,由于日本外交的局限性,其在非洲开展能源外交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日本“闯入”非洲不过是近十多年的时间,其在非洲的形象、与非洲人民的感情、在非洲深层次的影响力以及与非洲的文化交流上,都无法与深耕多年、在非洲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美欧诸国相比。日本与非洲加强能源合作关系,有着很强的功利性,且依旧有着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以排他性的眼光看待中国与非洲深化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认为中国在非洲之所得乃日本之所失,而正是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制约着日本拓展与非洲能源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首先,日本与非洲加强能源合作带有很明显的功利目的,长此以往,不利于日本与非洲拓展与深化合作关系。

2016年8月首次在非洲举行的第6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 VI),不可谓不隆重,日本方面为筹备会议花费了大量时间,从日本外务省公开的会议报道来看,日本在与非洲各国首脑讨论加强经贸合作关系时候(自然包括能源),都要谈到安倍标榜的“积极和平主义”、海洋安全保障、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甚至还包括和非洲没有任何瓜葛的中国东海与南海问题,其背后包含的功利性目的,令人不得不怀疑日本方面与非洲加强合作的诚意。对于长期遭受殖民经济特点影响的非洲国家而言,日本积极倡导的“西方价值观”并没有市场,正如肯尼亚总统就日非峰会所述,希望日非合作可以促进非洲的经济结构转型、扩大就业和包容性增长,而这些目标单靠“西方民主”是难以解决的;此外,日本近年来积极支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行为,给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形象^[20]。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曾称,“他希望日本把自己当作合作伙伴,而不单是出口国”,这显示出了非洲有些国家在对日合作问题上持谨慎甚至担忧的态度;日本先前多次承诺对非援助,但均没有落实,而且,非洲情报咨询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往届的非洲发展会议成果有限,对非洲实质性

帮助不大^[21]。

其次,日本与非洲加强能源合作还要与美欧进行激烈的竞争与博弈。美欧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早已控制了非洲尤其是北非产油国的石油生产权和销售权,如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垄断了西非国家的石油开采项目;美欧各国特别是西欧国家在非洲大陆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影响,日本在非洲的经营时间相对较为短暂,虽然日本对非洲的援助金额一度位居各国之首,但在感情上,日本和非洲仍相对疏远;就在2008年第4届“东京非洲发展国家会议”召开之际,一名乌干达外交官就抱怨说,“在日本人的眼中,非洲的形象仍然比较消极负面”;多数日本人仍质疑日本政府在非洲花大力气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正如一坦桑尼亚外交官坦言,“日本商界在前往非洲投资方面反应十分缓慢,这种小心翼翼的风格将使日本失去很多机会”^[22]。

根据日本2016年版《通商白皮书》中指出的,在对非洲直接投资贸易方面,法国、美国与英国的直接投资是日本的5倍,对于日本来说,与亚洲等地区相比,日本去非洲投资兴业仍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日本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数量还不足1%,与日本企业在亚洲大洋洲的投资数量高达70%相比相距甚远^[23]。虽然借助欧美在非洲的深厚根基,也可以部分消除因历史关系淡薄、距离遥远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日本对非洲的不熟悉,但是,欧美同时也是日本加强与非洲关系的阻碍力量,比如,欧美同样需要借助非洲的力量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日本要加强与非洲的经济联系,必然会触及欧美的传统利益,在一些国际议题上,欧美与非洲之间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否能够平衡对于欧美的过度偏向,实现对非洲的真正尊重将是日本对非外交的最大挑战^[24]。

最后,对中国抱持着一种“零和博弈”的不健康心态,将会对日本与非洲深化能源合作关系形成障碍。

日本近年来之所以加强了与非洲包括能源合作在内的经济贸易关系,一个重要的推力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在非洲不断提升的影响力,欲与中国在非洲“一争高下”。“半岛新闻网”引用日本静冈大学教授竹下诚士郎的话说,日本在肯尼亚举行的非洲开发会议上大手笔投资,除了是想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

向非洲的投资与合作，希望更多非洲国家认可日本的诉求，在区域范围内，日本希望能够与中国竞争，“遏制住中国咄咄逼人的势头”^[25]。

中非合作从来不带私利，中国与非洲合作是建立在充分尊重非洲各国国情的基础上的。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在事关双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要坚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公平正义；中方始终主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非洲的事情应该由非洲人说了算^[26]。

但是，日本对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持一种“零和博弈”的心态，认为中国逐步加大与非洲合作的力度，就是对日本扩展国际影响力的竞争与挤压，中国在非洲“所得”必然使日本有“所失”，于是，跟中国在非洲展开竞争，就成了日本的一种潜在战略。日本主导的非洲开发会议的多数议题和机制都与中非合作论坛很相似，其逐步加码的对非洲援助（包括优惠贷款）以及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将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对非合作形成竞争；日本拓展国际空间的努力与中日在东海的领土问题、东亚安全、与东盟合作机制，特别是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和利益直接相关，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利益^[27]。

日本把原本推动非洲发展的国际会议推向政治化，这会把聚焦非洲发展的多边交流与合作平台引入歧途，也不利于其长远发展；非洲国家对于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投资附加政治目的和对华针对性行为颇有微词，反对日本离间中非关系，同时希望日本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的承诺变成发展日非关系的切实政策和措施，最终加以落实；包括能源合作在内的日非经贸合作能否深化，关键在于日本致力于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诚意和实际行动^[28]。

四、对中非能源合作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原油进口量都在大幅增加，逐年增加的油气进口让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而不断升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使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目前中国的能源进口主要集中于中东地区，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较大，为了降低能源进口集中于一个地区的风险，从而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能源进口多元化、多头并进势在必行，而非洲地区蕴藏的丰富的能源资源，为中国

加快施行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提供了有利战略条件。

第一，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关系。非洲东部位于印度洋的西岸，自古就与中国有着贸易往来，明朝时郑和下西洋就曾到过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明证。

首先，中非要加大天然气合作力度。近年来，非洲东部与南部的一些国家如肯尼亚、乌干达、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博茨瓦纳和南非等国新发现天然气，而马达加斯加、塞舌尔、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石油勘探开发正在进行，非洲正在形成新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

东非地区天然气的新发现，促进了非洲能源格局的调整，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大力投资东非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天然气工业多处于起步阶段，东非更是在近几年才发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尚未大规模商业开采，考虑到东非地区勘探密度低，世界各大油气公司的进入机会相对公平，中国油气企业有更大机会参与到天然气勘探、开采和生产中，从而获得稳定的“份额气”^[29]。目前世界油气领域的发展呈现了明显的生产西移、消费东移的局面，以中国等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成为世界所有油气供给方争取的市场；从长期来看，中国国内巨大的油气需求，是中国企业与东非地区油气开发合作的重要砝码，中国油气企业可以此为基础，谋求与东非国家政府和油气企业的长期合作，以长期发展目标为根本，实现在该地区油气合作的健康发展^[30]。

其次，中非要在新能源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新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已经拥有良好的运营经验与技术，而非洲在新能源开发上基本上处于待开发状态，广大的非洲地区急需外来的投资者带来技术与资金。中非在新能源领域正好存在着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的契合点，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工业的发展要从农产品加工业起步，中国的良好技术与丰富的经验可以与非洲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优先选择那些技术要求不高、工艺不太复杂、资金所需不多、能容纳较多劳动力的项目，发展低碳“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新能源技术，提高产品竞争能力；从战略层面看，利用新能源技术开发非

洲市场,通过非洲10多亿人口的市场规模来消化和降低中国的新能源研发成本,即以技术为纽带,把两个市场统筹起来^[31]。

第二,中非应加强海上安全合作。中国从非洲进口能源的海上运输路线共有3条:北非航线、西非航线和南非航线。北非航线:由北非—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船舶吨位一般低于 3×10^5 t)或者北非—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船舶吨位一般大于 3×10^5 t)—马六甲海峡—南海—中国沿海港口;西非航线:由西非—好望角—马六甲海峡—南海—中国沿海港口;南非航线:由南非—马六甲海峡—南海—中国沿海港口^[32]。这3条航线中,有两条都要经过海盗与恐怖主义频发的地段——亚丁湾与几内亚湾,对于包括能源运输在内的中国往来商船,防范与应对海盗和恐怖主义袭击是必须应该注意的重要事项。

非洲沿海国家普遍缺少海洋综合治理理念与应对举措,如污染治理、安全维护、打击海上毒品与武器走私、非法移民、港口安全等领域的政策、资金、技术、人员及装备。中国应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非洲延伸的有利时机,把海洋发展政策与海洋安全政策联系起来,结合非洲当地国家的需求和可参与程度,在目前中非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上,把“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的原则运用到中非海上安全合作中,共同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落实^[33]。近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打击几内亚湾海盗的国际合作,为沿岸国家加强基础设施等能力建设提供帮助,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受邀同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海军举行了联合反海盗演习;中方还向沿岸国家提供反海盗物资和装备;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尼日利亚、几内亚、科特迪瓦等沿岸各国港口建设,为地区海上行动提供坚实支撑。201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正式建成和投入使用,将更好地履行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

第三,根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一步夯实中非能源合作的基础。2015年12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就强调,“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奋斗历程,让中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34]。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了“非洲

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当天通过的联合国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同时,决议欢迎并敦促各方进一步促进非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便利区域互联互通的举措。

中国与非洲从来就是命运与共的兄弟,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也离不开“真实亲诚”这四字理念,中非能源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是有利于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非能源合作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利好,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亚吉铁路与蒙内铁路等一个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是明证,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非洲国家从单纯拥有能源资源的原生状态转换为经济后发优势提供了机会与平台,且为今后实现经济转型乃至经济腾飞增添了更多的助推力。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主题将聚焦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赢得了非洲国家与人民的尊重,同时也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以及“破坏环境论”等偏见与谬论。

结 语

由于非洲拥有的巨大的市场、丰富的能源资源、重要的地缘政治属性等特点,近年来非洲日益成为域外许多国家争相拉拢的对象,除了传统的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外,与非洲距离遥远的日本也加入了围绕非洲的国际博弈群中,例如,肇始于1993年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于2016年8月移师到非洲举办,而且还把以前的每5年举办1届的频率缩短到每3年举办1届,从中可见日本对非洲“热心”,但这种“热心”中,也隐隐可见日本对非洲的焦虑感与紧迫感。

首先,日本对非洲的“热心”应真正体现出真心关心非洲发展。以日非能源合作为例,日本对非洲的能源资源“热心”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确保日本的能源安全,在于可以为日本找到另一个稳定的进口能源渠道,如果说西方国家抨击中国在非洲搞“能源资源掠夺”,那么,日本在非洲主要瞄准能源资源,就难以自圆其说,甚而可以言之为“自欺欺人”。

其次，日本对非洲的“热心”应放弃零和博弈的心态。能源资源特别是油气，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而且油气等能源就如同“蛋糕”，各方围绕着这块“蛋糕”争相吃的话，“蛋糕”会愈来愈少，如果日本依旧抱持着零和博弈的心态，认为在非洲的搞能源开发的其他国家与日本属于竞争对手的关系，甚而认为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激烈博弈关系，那么今后日本在非洲的能源开发，将不太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再有，日本在对非洲“热心”的同时，应多一些长远战略，少一些急功近利。综观近 20 年的日本对非洲关系，可以发现，日本总共才有 3 位首相（森喜朗、小泉纯一郎与安倍晋三）访问过非洲，不管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抑或是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首脑访问非洲的频率都属于低层次范畴。一个政府首脑不能经常踏足非洲的日本，近年来突然对非洲“热心”起来，只能说是一种跟风式的急功近利心态在作祟。在对非外交中，或者是在对非能源外交中，日本应多做一些长远战略规划，而不宜作出跟风式的模仿他国的对非外交方式，更不能有功利心态浓厚的马上就要出成果的“短视”心态。试想，非洲面积广阔，拥有众多的国家，一些原殖民地宗主国深耕非洲多年，尚不能完全控制非洲，原本日本与非洲的联系就甚少，如今突然“闯入”非洲，就连最起码的“适应期”都还没过，遑论占领抑或控制非洲的市场与资源。

最后，深化中非能源合作，应继续发扬光大“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中非关系已经跨越了 60 余年的时间，中非关系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壮大。实践证明，中非关系是历久弥坚，其根本原因在于，多年来中国对非洲坚定奉行了平等相待、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履行承诺、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基本原则，而且这些原则不因中国的日益强大而改变，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这一点不会改变。

[参 考 文 献]

- [1]日本经济产业省.日本经济产业省与莫桑比克矿产资源部之间的共同声明[EB/OL].[2017-06-12].http://www.meti.go.jp/press/2012/11/20121102003/20121102003.html.
- [2]日本经济产业省.日本举办日非能源部长会议[EB/OL].[2017-07-14].http://www.meti.go.jp/press/2013/05/20130522002/20130522002.pdf.
- [3]日本经济产业省.茂木经济产业大臣访问坦桑尼亚与肯尼亚[EB/OL].[2017-08-23].http://www.meti.go.jp/press/2013/08/20130816002/20130816002.pdf.
- [4]日本外務省.日本国とモザンビーク共和国との間の「友情」(AMIZADE)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関する共同声明[EB/OL].[2017-09-15].http://www.mofa.go.jp/mofaj/af/af2/mz/page24_000187.html.
- [5]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17[EB/OL].[2017-07-28].http://www.enecho.meti.go.jp/about/whitepaper/2017pdf/.
- [6]中国石油新闻中心.非洲:能源版图“好望角”[EB/OL].[2017-08-09].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4/06/13/001491727.shtml.
- [7]BP.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6 年[EB/OL].[2017-10-15].http://www.bp.com/content/dam/bp-country/zh_cn/Publications/StatsReview2016/BP%20Stats%20Review_2016 中文版报告.pdf.
- [8]日本首相官邸.TICAD VI(第 6 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開会セッション 安倍総理基調演説[EB/OL].[2017-09-17].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827opening.html.
- [9]日本外務省.TICAD VIナイロビ宣言[EB/OL].[2017-08-24].http://www.mofa.go.jp/mofaj/af/af1/page3_001784.html.
- [10]朱翠萍.印度洋与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
- [11]马汉.海权论[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28.
- [12]凤凰网.安倍吁建对华“民主安全菱形”[EB/OL].[2017-06-17].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1/13/21131441_0.shtml.
- [13]环球网.日防相访问吉布提 鼓舞自卫队员称当前海上交通仍不安全[EB/OL].[2017-06-26].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8/9313846.html.
- [14]凤凰网.日本要扩建吉布提军事基地 与中国争夺非洲影响力[EB/OL].[2017-06-22].http://news.ifeng.com/a/20161014/50100229_0.shtml.
- [15]日本首相官邸.TICAD VI(第 6 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開会セッション 安倍総理基調演説[EB/OL].[2017-09-23].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827opening.html.
- [16]中新网.日本自民党将向非洲各国派遣议员团 为入常铺路[EB/OL].[2018-07-23].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8-12/7969859.shtml.
- [17]张红.拉拢非洲瞄准“入常”?安倍政府的努力用错了方向[EB/OL].[2017-06-30].http://news.haiwainet.

- cn/n/2016/0826/c3541088-30260157.html.
- [18]共同社.安倍会晤几内亚总统 双方表示将推进安理会改革[EB/OL].[2017-11-09].<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06/b170af8b140b->.html.
- [19]日本外務省.日本国とモザンビーク共和国との間の共同声明[EB/OL].[2017-09-21].<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37248.pdf>.
- [20]杨宝荣.从肯尼亚日非峰会看日本对非关系的调整[J].当代世界,2016(11):61.
- [21]曹德超.3.2万亿日元能买到非洲友谊吗[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6-04(6).
- [22]张彬彬.日本的非洲能源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J].日本研究,2012(4):7.
- [23]日本経済産業省.平成28年版通商白書[EB/OL].[2017-09-19].<http://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16/2016honbun/index.html>.
- [24]胡令远,王盈.日本对非外交的新理念、新动向及新挑战——以2005年入常受挫为起点[J].东北亚论坛,2014(6):80.
- [25]钱克锦.日本想把非洲当成“第二战场”?[N].新京报,2016-08-31(A04).
- [26]新华网.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EB/OL].[2017-06-27].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04/c_1117363197.htm.
- [27]张永蓬.第五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与日本对非洲战略[J].亚非纵横,2013(5):37.
- [28]吕耀东.从《内罗毕宣言》看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深化及其战略意图[J].西亚非洲,2016(6):33-34.
- [29]王涛,曹峰毓.中非天然气合作:背景、机遇与挑战[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4):151-152.
- [30]张春宇.东非石油大发现的影响和我国的对策[J].亚非纵横,2013(5):10-11.
- [31]张永宏,梁益坚,王涛,等.中非新能源合作的前景、挑战及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3(2):18.
- [32]汪玲玲,赵媛.中国石油进口运输通道安全态势分析及对策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4(3):34.
- [33]刘磊,贺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海上安全合作[J].国际安全研究,2017(1):110-115.
- [34]新华网.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EB/OL].[2018-05-12].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12/04/c_1117363197.htm.

[责任编辑 李颖]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Purpose and Challenges of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Africa

PANG Zhong-peng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the offshore areas have abundant energy resources, and Afric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recent years, Japan ha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its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in order to cope with increasing domestic energy dem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seek to get rid of its dependence on energy in the Middle East. In addition to meeting the dominant purpose of diversifying energy imports, Japan's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has other deeper objectives, including highlighting Japan's marine geo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eeking Japan's permanent membership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However, Japan's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of Japan, the competition gam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d the state of contention with China restrict Japan from further enhancing the level and speed of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Key words: African energy; geopolitics; oil and ga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